南京晚報

第二百零一號

已在中華郵政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電話　一八　城內　二二　地址　南京益仁巷德潤里　電報掛號　六七二七

★本報價目★

每份銅元三枚。每月大洋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外埠國內每月加郵費一角六分。國外郵費二角。報費先惠。空函不覆。

★廣告刊例★

封面論前每方寸每日大洋一元二角。中縫及秦淮月上欄。每方寸每日五角。長期另議。

司法公報第五十號出版

本公報由司法院祕書處編輯發行凡關於司法方面之一切命令法規及最高法院之判決決定均無不搜集完備每星期出版一次第一冊定價大洋三角其餘每冊售大洋一角半年二元六角全年五元二角外埠郵費在內（國外及特別區每冊加郵費二分）第五十號現已出版總發售處南京乾河沿等市口司法院分售處花牌樓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

農鑛公報第十六期出版

本公報內載關於農礦之命令法規公牘及記載并有農礦著述調查統計及選載各項內容極爲豐富第十六期業已出版以後月出一期定價每期二角半年一元全年二元凡欲定閱者請逕向崔八巷農礦部總務司公報室接洽報資并希先惠爲盼

故宮博物院出版品發售

現有故宮月刊　故宮週刊　及清代帝后像出版願購者請至門鷄閘故宮博物院駐京辦事處接洽

審計院計審各種書表樣本出版通告

審計院公報特別啓事

本報自發刊迄今關於審計各項材料日富頁數加多且因近來紙張暨印訂各費亦逐漸增漲不得不於前定價目略爲增高自第二卷第一期起每期定價叁角半年六期定價一元六角全年十二期定價叁元郵費仍舊一俟時價平定本報自當按時減價即希諒鑒

審計院公報特別啓事

董定

各種書表樣本出版通告

（甲種）普通機關用書表樣本三角

（乙種）營業機關用書表樣本三角

（丙種）普通各機關用直式書表樣本一角五分

郵費甲乙兩種各二分半丙種一分新疆甘肅等處照加

發售處南京中正街審計院第二廳

首都湖南和記逸然齋酒席館

本館新增樓房擴充營業房間精雅佈置適宜特請湘省著名廚師包辦酒席隨時堂菜家常便餐衛生米粉各色臘菜一應俱全隨客自便承蒙惠顧格外克己以表歡迎地址夫子廟姚家巷　現擇於陰曆十一月初四日正式開張本館主人謹啓

本報合訂本出售

本報爲應愛讀諸君要求特按月裝成合訂本出售以便保存第一冊五月十六至六月三十日每冊售大洋四角五分第二冊七月份每冊八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每冊售大洋四角第四冊十月份售大洋三角第三冊無多購請從速欲購者請駕臨本報發行部可也

故宮博物院影印清道光朝籌備夷務始末預約展期廣告

本書裝訂四十厚冊定價二十四元預約十八元一次交清現已出書十冊預約期原定十月三十日截止今因要求優待者甚多特再展期限兩個月至本年十二月三十日截止訂購預約者交款後即日領去十冊餘三十冊於十九年一月一日及三月一日分期付書各十五冊欲訂購者請向本京門鷄閘故宮博物院駐京辦事處接洽函索樣本附郵票一分即寄

建國月刊

最近出版

總理誕辰紀念號（第二卷第一期）

（要目）

總理遺像（二）翠亭村全景之飛機攝影（三）翠亭村之風景（四）總理幼時之七一總理太祖墓前景五總理故居之牌室（十二）總理手植之酸子樹六總理屋前之樹林九總理屋前之園牆（十）總理故居之客室（十三）總理手繪圖樣建築之洋樓（十四）總理遺囑（十五）總理遺墨（十六）總理遺墨（十七）總理遺墨（十八）總理遺墨（十九）總理遺墨（二十）總理遺墨（二十一）總理遺墨（二十二）總理遺墨（二十三）總理遺墨（二十四）總理遺墨（二十五）總理遺墨（二十六）總理遺墨（二十七）總理遺墨（二十八）總理遺墨（二十九）總理遺墨（三十）總理遺墨（三十一）總理遺墨（三十二）總理遺墨（三十三）總理遺墨（三十四）總理遺墨（三十五）總理遺墨（三十六）總理遺墨（三十七）總理遺墨（三十八）總理遺墨（三十九）總理遺墨（四十）總理遺墨（四十一）總理遺墨（四十二）總理遺墨（四十三）總理遺墨（四十四）總理遺墨（四十五）總理遺墨（四十六）總理遺墨（四十七）總理遺墨（四十八）總理遺墨（四十九）總理遺墨（五十）總理遺墨（五十一）總理遺墨（五十二）總理遺墨（五十三）總理遺墨（五十四）總理遺墨（五十五）總理遺墨（五十六）總理遺墨（五十七）總理遺墨（五十八）總理遺墨（五十九）總理遺墨（六十）總理遺墨（六十一）總理遺墨（六十二）總理遺墨（六十三）總理遺墨（六十四）總理遺墨（六十五）總理遺墨（六十六）總理遺墨（六十七）總理遺墨（六十八）總理遺墨（六十九）總理遺墨（七十）總理遺墨（七十一）總理遺墨（七十二）總理遺墨（七十三）總理遺墨（七十四）總理遺墨（七十五）總理遺墨（七十六）總理遺墨（七十七）總理遺墨（七十八）總理遺墨（七十九）總理遺墨（八十）總理遺墨（八十一）總理遺墨（八十二）總理遺墨（八十三）總理遺墨（八十四）總理遺墨（八十五）總理遺墨（八十六）總理遺墨（八十七）總理遺墨（八十八）總理遺墨（八十九）總理遺墨（九十）總理遺墨（九十一）總理遺墨（九十二）總理遺墨（九十三）總理遺墨（九十四）總理遺墨（九十五）總理遺墨（九十六）總理遺墨（九十七）總理遺墨（九十八）總理遺墨（九十九）總理遺墨（一百）總理遺墨（一百一）總理遺墨（一百二）總理遺墨（一百三）總理遺墨（一百四）總理遺墨（一百五）總理遺墨（一百六）總理遺墨（一百七）總理遺墨（一百八）總理遺墨（一百九）總理遺墨（一百十）總理遺墨（一百十一）總理遺墨（一百十二）總理遺墨（一百十三）總理遺墨（一百十四）總理遺墨（一百十五）總理遺墨（一百十六）總理遺墨（一百十七）總理遺墨（一百十八）總理遺墨（一百十九）總理遺墨（一百二十）總理遺墨（一百二十一）總理遺墨（一百二十二）總理遺墨（一百二十三）總理遺墨（一百二十四）總理遺墨（一百二十五）總理遺墨（一百二十六）總理遺墨（一百二十七）總理遺墨（一百二十八）總理遺墨（一百二十九）總理遺墨（一百三十）總理遺墨（一百三十一）總理遺墨（一百三十二）總理遺墨（一百三十三）總理遺墨（一百三十四）總理遺墨（一百三十五）總理遺墨（一百三十六）總理遺墨（一百三十七）總理遺墨（一百三十八）總理遺墨（一百三十九）總理遺墨（一百四十）總理遺墨（一百四十一）總理遺墨（一百四十二）總理遺墨（一百四十三）總理遺墨（一百四十四）總理遺墨（一百四十五）總理遺墨（一百四十六）總理遺墨（一百四十七）總理遺墨（一百四十八）總理遺墨（一百四十九）總理遺墨（一百五十）總理遺墨（一百五十一）總理遺墨（一百五十二）總理遺墨（一百五十三）總理遺墨（一百五十四）總理遺墨（一百五十五）總理遺墨（一百五十六）總理遺墨（一百五十七）總理遺墨（一百五十八）總理遺墨（一百五十九）總理遺墨（一百六十）總理遺墨（一百六十一）總理遺墨（一百六十二）總理遺墨（一百六十三）總理遺墨（一百六十四）總理遺墨（一百六十五）總理遺墨（一百六十六）總理遺墨（一百六十七）總理遺墨（一百六十八）總理遺墨（一百六十九）總理遺墨（一百七十）總理遺墨（一百七十一）總理遺墨（一百七十二）總理遺墨（一百七十三）總理遺墨（一百七十四）總理遺墨（一百七十五）總理遺墨（一百七十六）總理遺墨（一百七十七）總理遺墨（一百七十八）總理遺墨（一百七十九）總理遺墨（一百八十）總理遺墨（一百八十一）總理遺墨（一百八十二）總理遺墨（一百八十三）總理遺墨（一百八十四）總理遺墨（一百八十五）總理遺墨（一百八十六）總理遺墨（一百八十七）總理遺墨（一百八十八）總理遺墨（一百八十九）總理遺墨（一百九十）總理遺墨（一百九十一）總理遺墨（一百九十二）總理遺墨（一百九十三）總理遺墨（一百九十四）總理遺墨（一百九十五）總理遺墨（一百九十六）總理遺墨（一百九十七）總理遺墨（一百九十八）總理遺墨（一百九十九）總理遺墨（二百）總理遺墨（二百一）總理遺墨（二百二）總理遺墨（二百三）總理遺墨（二百四）總理遺墨（二百五）總理遺墨（二百六）總理遺墨（二百七）總理遺墨（二百八）總理遺墨（二百九）總理遺墨（二百十）總理遺墨（二百十一）總理遺墨（二百十二）總理遺墨（二百十三）總理遺墨（二百十四）總理遺墨（二百十五）總理遺墨（二百十六）總理遺墨（二百十七）總理遺墨（二百十八）總理遺墨（二百十九）總理遺墨（二百二十）總理遺墨（二百二十一）總理遺墨（二百二十二）總理遺墨（二百二十三）總理遺墨（二百二十四）總理遺墨（二百二十五）總理遺墨（二百二十六）總理遺墨（二百二十七）總理遺墨（二百二十八）總理遺墨（二百二十九）總理遺墨（二百三十）總理遺墨（二百三十一）總理遺墨（二百三十二）總理遺墨（二百三十三）總理遺墨（二百三十四）總理遺墨（二百三十五）總理遺墨（二百三十六）總理遺墨（二百三十七）總理遺墨（二百三十八）總理遺墨（二百三十九）總理遺墨（二百四十）總理遺墨（二百四十一）總理遺墨（二百四十二）總理遺墨（二百四十三）總理遺墨（二百四十四）總理遺墨（二百四十五）總理遺墨（二百四十六）總理遺墨（二百四十七）總理遺墨（二百四十八）總理遺墨（二百四十九）總理遺墨（二百五十）總理遺墨（二百五十一）總理遺墨（二百五十二）總理遺墨（二百五十三）總理遺墨（二百五十四）總理遺墨（二百五十五）總理遺墨（二百五十六）總理遺墨（二百五十七）總理遺墨（二百五十八）總理遺墨（二百五十九）總理遺墨（二百六十）總理遺墨（二百六十一）總理遺墨（二百六十二）總理遺墨（二百六十三）總理遺墨（二百六十四）總理遺墨（二百六十五）總理遺墨（二百六十六）總理遺墨（二百六十七）總理遺墨（二百六十八）總理遺墨（二百六十九）總理遺墨（二百七十）總理遺墨（二百七十一）總理遺墨（二百七十二）總理遺墨（二百七十三）總理遺墨（二百七十四）總理遺墨（二百七十五）總理遺墨（二百七十六）總理遺墨（二百七十七）總理遺墨（二百七十八）總理遺墨（二百七十九）總理遺墨（二百八十）總理遺墨（二百八十一）總理遺墨（二百八十二）總理遺墨（二百八十三）總理遺墨（二百八十四）總理遺墨（二百八十五）總理遺墨（二百八十六）總理遺墨（二百八十七）總理遺墨（二百八十八）總理遺墨（二百八十九）總理遺墨（二百九十）總理遺墨（二百九十一）總理遺墨（二百九十二）總理遺墨（二百九十三）總理遺墨（二百九十四）總理遺墨（二百九十五）總理遺墨（二百九十六）總理遺墨（二百九十七）總理遺墨（二百九十八）總理遺墨（二百九十九）總理遺墨（三百）總理遺墨（三百一）總理遺墨（三百二）總理遺墨（三百三）總理遺墨（三百四）總理遺墨（三百五）總理遺墨（三百六）總理遺墨（三百七）總理遺墨（三百八）總理遺墨（三百九）總理遺墨（三百十）總理遺墨（三百十一）總理遺墨（三百十二）總理遺墨（三百十三）總理遺墨（三百十四）總理遺墨（三百十五）總理遺墨（三百十六）總理遺墨（三百十七）總理遺墨（三百十八）總理遺墨（三百十九）總理遺墨（三百二十）總理遺墨（三百二十一）總理遺墨（三百二十二）總理遺墨（三百二十三）總理遺墨（三百二十四）總理遺墨（三百二十五）總理遺墨（三百二十六）總理遺墨（三百二十七）總理遺墨（三百二十八）總理遺墨（三百二十九）總理遺墨（三百三十）總理遺墨（三百三十一）總理遺墨（三百三十二）總理遺墨（三百三十三）總理遺墨（三百三十四）總理遺墨（三百三十五）總理遺墨（三百三十六）總理遺墨（三百三十七）總理遺墨（三百三十八）總理遺墨（三百三十九）總理遺墨（三百四十）總理遺墨（三百四十一）總理遺墨（三百四十二）總理遺墨（三百四十三）總理遺墨（三百四十四）總理遺墨（三百四十五）總理遺墨（三百四十六）總理遺墨（三百四十七）總理遺墨（三百四十八）總理遺墨（三百四十九）總理遺墨（三百五十）總理遺墨（三百五十一）總理遺墨（三百五十二）總理遺墨（三百五十三）總理遺墨（三百五十四）總理遺墨（三百五十五）總理遺墨（三百五十六）總理遺墨（三百五十七）總理遺墨（三百五十八）總理遺墨（三百五十九）總理遺墨（三百六十）總理遺墨（三百六十一）總理遺墨（三百六十二）總理遺墨（三百六十三）總理遺墨（三百六十四）總理遺墨（三百六十五）總理遺墨（三百六十六）總理遺墨（三百六十七）總理遺墨（三百六十八）總理遺墨（三百六十九）總理遺墨（三百七十）總理遺墨（三百七十一）總理遺墨（三百七十二）總理遺墨（三百七十三）總理遺墨（三百七十四）總理遺墨（三百七十五）總理遺墨（三百七十六）總理遺墨（三百七十七）總理遺墨（三百七十八）總理遺墨（三百七十九）總理遺墨（三百八十）總理遺墨（三百八十一）總理遺墨（三百八十二）總理遺墨（三百八十三）總理遺墨（三百八十四）總理遺墨（三百八十五）總理遺墨（三百八十六）總理遺墨（三百八十七）總理遺墨（三百八十八）總理遺墨（三百八十九）總理遺墨（三百九十）總理遺墨（三百九十一）總理遺墨（三百九十二）總理遺墨（三百九十三）總理遺墨（三百九十四）總理遺墨（三百九十五）總理遺墨（三百九十六）總理遺墨（三百九十七）總理遺墨（三百九十八）總理遺墨（三百九十九）總理遺墨（四百）總理遺墨（四百一）總理遺墨（四百二）總理遺墨（四百三）總理遺墨（四百四）總理遺墨（四百五）總理遺墨（四百六）總理遺墨（四百七）總理遺墨（四百八）總理遺墨（四百九）總理遺墨（四百十）總理遺墨（四百十一）總理遺墨（四百十二）總理遺墨（四百十三）總理遺墨（四百十四）總理遺墨（四百十五）總理遺墨（四百十六）總理遺墨（四百十七）總理遺墨（四百十八）總理遺墨（四百十九）總理遺墨（四百二十）總理遺墨（四百二十一）總理遺墨（四百二十二）總理遺墨（四百二十三）總理遺墨（四百二十四）總理遺墨（四百二十五）總理遺墨（四百二十六）總理遺墨（四百二十七）總理遺墨（四百二十八）總理遺墨（四百二十九）總理遺墨（四百三十）總理遺墨（四百三十一）總理遺墨（四百三十二）總理遺墨（四百三十三）總理遺墨（四百三十四）總理遺墨（四百三十五）總理遺墨（四百三十六）總理遺墨（四百三十七）總理遺墨（四百三十八）總理遺墨（四百三十九）總理遺墨（四百四十）總理遺墨（四百四十一）總理遺墨（四百四十二）總理遺墨（四百四十三）總理遺墨（四百四十四）總理遺墨（四百四十五）總理遺墨（四百四十六）總理遺墨（四百四十七）總理遺墨（四百四十八）總理遺墨（四百四十九）總理遺墨（四百五十）總理遺墨（四百五十一）總理遺墨（四百五十二）總理遺墨（四百五十三）總理遺墨（四百五十四）總理遺墨（四百五十五）總理遺墨（四百五十六）總理遺墨（四百五十七）總理遺墨（四百五十八）總理遺墨（四百五十九）總理遺墨（四百六十）總理遺墨（四百六十一）總理遺墨（四百六十二）總理遺墨（四百六十三）總理遺墨（四百六十四）總理遺墨（四百六十五）總理遺墨（四百六十六）總理遺墨（四百六十七）總理遺墨（四百六十八）總理遺墨（四百六十九）總理遺墨（四百七十）總理遺墨（四百七十一）總理遺墨（四百七十二）總理遺墨（四百七十三）總理遺墨（四百七十四）總理遺墨（四百七十五）總理遺墨（四百七十六）總理遺墨（四百七十七）總理遺墨（四百七十八）總理遺墨（四百七十九）總理遺墨（四百八十）總理遺墨（四百八十一）總理遺墨（四百八十二）總理遺墨（四百八十三）總理遺墨（四百八十四）總理遺墨（四百八十五）總理遺墨（四百八十六）總理遺墨（四百八十七）總理遺墨（四百八十八）總理遺墨（四百八十九）總理遺墨（四百九十）總理遺墨（四百九十一）總理遺墨（四百九十二）總理遺墨（四百九十三）總理遺墨（四百九十四）總理遺墨（四百九十五）總理遺墨（四百九十六）總理遺墨（四百九十七）總理遺墨（四百九十八）總理遺墨（四百九十九）總理遺墨（五百）總理遺墨（五百一）總理遺墨（五百二）總理遺墨（五百三）總理遺墨（五百四）總理遺墨（五百五）總理遺墨（五百六）總理遺墨（五百七）總理遺墨（五百八）總理遺墨（五百九）總理遺墨（五百十）總理遺墨（五百十一）總理遺墨（五百十二）總理遺墨（五百十三）總理遺墨（五百十四）總理遺墨（五百十五）總理遺墨（五百十六）總理遺墨（五百十七）總理遺墨（五百十八）總理遺墨（五百十九）總理遺墨（五百二十）總理遺墨（五百二十一）總理遺墨（五百二十二）總理遺墨（五百二十三）總理遺墨（五百二十四）總理遺墨（五百二十五）總理遺墨（五百二十六）總理遺墨（五百二十七）總理遺墨（五百二十八）總理遺墨（五百二十九）總理遺墨（五百三十）總理遺墨（五百三十一）總理遺墨（五百三十二）總理遺墨（五百三十三）總理遺墨（五百三十四）總理遺墨（五百三十五）總理遺墨（五百三十六）總理遺墨（五百三十七）總理遺墨（五百三十八）總理遺墨（五百三十九）總理遺墨（五百四十）總理遺墨（五百四十一）總理遺墨（五百四十二）總理遺墨（五百四十三）總理遺墨（五百四十四）總理遺墨（五百四十五）總理遺墨（五百四十六）總理遺墨（五百四十七）總理遺墨（五百四十八）總理遺墨（五百四十九）總理遺墨（五百五十）總理遺墨（五百五十一）總理遺墨（五百五十二）總理遺墨（五百五十三）總理遺墨（五百五十四）總理遺墨（五百五十五）總理遺墨（五百五十六）總理遺墨（五百五十七）總理遺墨（五百五十八）總理遺墨（五百五十九）總理遺墨（五百六十）總理遺墨（五百六十一）總理遺墨（五百六十二）總理遺墨（五百六十三）總理遺墨（五百六十四）總理遺墨（五百六十五）總理遺墨（五百六十六）總理遺墨（五百六十七）總理遺墨（五百六十八）總理遺墨（五百六十九）總理遺墨（五百七十）總理遺墨（五百七十一）總理遺墨（五百七十二）總理遺墨（五百七十三）總理遺墨（五百七十四）總理遺墨（五百七十五）總理遺墨（五百七十六）總理遺墨（五百七十七）總理遺墨（五百七十八）總理遺墨（五百七十九）總理遺墨（五百八十）總理遺墨（五百八十一）總理遺墨（五百八十二）總理遺墨（五百八十三）總理遺墨（五百八十四）總理遺墨（五百八十五）總理遺墨（五百八十六）總理遺墨（五百八十七）總理遺墨（五百八十八）總理遺墨（五百八十九）總理遺墨（五百九十）總理遺墨（五百九十一）總理遺墨（五百九十二）總理遺墨（五百九十三）總理遺墨（五百九十四）總理遺墨（五百九十五）總理遺墨（五百九十六）總理遺墨（五百九十七）總理遺墨（五百九十八）總理遺墨（五百九十九）總理遺墨（六百）總理遺墨（六百一）總理遺墨（六百二）總理遺墨（六百三）總理遺墨（六百四）總理遺墨（六百五）總理遺墨（六百六）總理遺墨（六百七）總理遺墨（六百八）總理遺墨（六百九）總理遺墨（六百十）總理遺墨（六百十一）總理遺墨（六百十二）總理遺墨（六百十三）總理遺墨（六百十四）總理遺墨（六百十五）總理遺墨（六百十六）總理遺墨（六百十七）總理遺墨（六百十八）總理遺墨（六百十九）總理遺墨（六百二十）總理遺墨（六百二十一）總理遺墨（六百二十二）總理遺墨（六百二十三）總理遺墨（六百二十四）總理遺墨（六百二十五）總理遺墨（六百二十六）總理遺墨（六百二十七）總理遺墨（六百二十八）總理遺墨（六百二十九）總理遺墨（六百三十）總理遺墨（六百三十一）總理遺墨（六百三十二）總理遺墨（六百三十三）總理遺墨（六百三十四）總理遺墨（六百三十五）總理遺墨（六百三十六）總理遺墨（六百三十七）總理遺墨（六百三十八）總理遺墨（六百三十九）總理遺墨（六百四十）總理遺墨（六百四十一）總理遺墨（六百四十二）總理遺墨（六百四十三）總理遺墨（六百四十四）總理遺墨（六百四十五）總理遺墨（六百四十六）總理遺墨（六百四十七）總理遺墨（六百四十八）總理遺墨（六百四十九）總理遺墨（六百五十）總理遺墨（六百五十一）總理遺墨（六百五十二）總理遺墨（六百五十三）總理遺墨（六百五十四）總理遺墨（六百五十五）總理遺墨（六百五十六）總理遺墨（六百五十七）總理遺墨（六百五十八）總理遺墨（六百五十九）總理遺墨（六百六十）總理遺墨（六百六十一）總理遺墨（六百六十二）總理遺墨（六百六十三）總理遺墨（六百六十四）總理遺墨（六百六十五）總理遺墨（六百六十六）總理遺墨（六百六十七）總理遺墨（六百六十八）總理遺墨（六百六十九）總理遺墨（六百七十）總理遺墨（六百七十一）總理遺墨（六百七十二）總理遺墨（六百七十三）總理遺墨（六百七十四）總理遺墨（六百七十五）總理遺墨（六百七十六）總理遺墨（六百七十七）總理遺墨（六百七十八）總理遺墨（六百七十九）總理遺墨（六百八十）總理遺墨（六百八十一）總理遺墨（六百八十二）總理遺墨（六百八十三）總理遺墨（六百八十四）總理遺墨（六百八十五）總理遺墨（六百八十六）總理遺墨（六百八十七）總理遺墨（六百八十八）總理遺墨（六百八十九）總理遺墨（六百九十）總理遺墨（六百九十一）總理遺墨（六百九十二）總理遺墨（六百九十三）總理遺墨（六百九十四）總理遺墨（六百九十五）總理遺墨（六百九十六）總理遺墨（六百九十七）總理遺墨（六百九十八）總理遺墨（六百九十九）總理遺墨（七百）總理遺墨（七百一）總理遺墨（七百二）總理遺墨（七百三）總理遺墨（七百四）總理遺墨（七百五）總理遺墨（七百六）總理遺墨（七百七）總理遺墨（七百八）總理遺墨（七百九）總理遺墨（七百十）總理遺墨（七百十一）總理遺墨（七百十二）總理遺墨（七百十三）總理遺墨（七百十四）總理遺墨（七百十五）總理遺墨（七百十六）總理遺墨（七百十七）總理遺墨（七百十八）總理遺墨（七百十九）總理遺墨（七百二十）總理遺墨（七百二十一）總理遺墨（七百二十二）總理遺墨（七百二十三）總理遺墨（七百二十四）總理遺墨（七百二十五）總理遺墨（七百二十六）總理遺墨（七百二十七）總理遺墨（七百二十八）總理遺墨（七百二十九）總理遺墨（七百三十）總理遺墨（七百三十一）總理遺墨（七百三十二）總理遺墨（七百三十三）總理遺墨（七百三十四）總理遺墨（七百三十五）總理遺墨（七百三十六）總理遺墨（七百三十七）總理遺墨（七百三十八）總理遺墨（七百三十九）總理遺墨（七百四十）總理遺墨（七百四十一）總理遺墨（七百四十二）總理遺墨（七百四十三）總理遺墨（七百四十四）總理遺墨（七百四十五）總理遺墨（七百四十六）總理遺墨（七百四十七）總理遺墨（七百四十八）總理遺墨（七百四十九）總理遺墨（七百五十）總理遺墨（七百五十一）總理遺墨（七百五十二）總理遺墨（七百五十三）總理遺墨（七百五十四）總理遺墨（七百五十五）總理遺墨（七百五十六）總理遺墨（七百五十七）總理遺墨（七百五十八）總理遺墨（七百五十九）總理遺墨（七百六十）總理遺墨（七百六十一）總理遺墨（七百六十二）總理遺墨（七百六十三）總理遺墨（七百六十四）總理遺墨（七百六十五）總理遺墨（七百六十六）總理遺墨（七百六十七）總理遺墨（七百六十八）總理遺墨（七百六十九）總理遺墨（七百七十）總理遺墨（七百七十一）總理遺墨（七百七十二）總理遺墨（七百七十三）總理遺墨（七百七十四）總理遺墨（七百七十五）總理遺墨（七百七十六）總理遺墨（七百七十七）總理遺墨（七百七十八）總理遺墨（七百七十九）總理遺墨（七百八十）總理遺墨（七百八十一）總理遺墨（七百八十二）總理遺墨（七百八十三）總理遺墨（七百八十四）總理遺墨（七百八十五）總理遺墨（七百八十六）總理遺墨（七百八十七）總理遺墨（七百八十八）總理遺墨（七百八十九）總理遺墨（七百九十）總理遺墨（七百九十一）總理遺墨（七百九十二）總理遺墨（七百九十三）總理遺墨（七百九十四）總理遺墨（七百九十五）總理遺墨（七百九十六）總理遺墨（七百九十七）總理遺墨（七百九十八）總理遺墨（七百九十九）總理遺墨（八百）總理遺墨（八百一）總理遺墨（八百二）總理遺墨（八百三）總理遺墨（八百四）總理遺墨（八百五）總理遺墨（八百六）總理遺墨（八百七）總理遺墨（八百八）總理遺墨（八百九）總理遺墨（八百十）總理遺墨（八百十一）總理遺墨（八百十二）總理遺墨（八百十三）總理遺墨（八百十四）總理遺墨（八百十五）總理遺墨（八百十六）總理遺墨（八百十七）總理遺墨（八百十八）總理遺墨（八百十九）總理遺墨（八百二十）總理遺墨（八百二十一）總理遺墨（八百二十二）總理遺墨（八百二十三）總理遺墨（八百二十四）總理遺墨（八百二十五）總理遺墨（八百二十六）總理遺墨（八百二十七）總理遺墨（八百二十八）總理遺墨（八百二十九）總理遺墨（八百三十）總理遺墨（八百三十一）總理遺墨（八百三十二）總理遺墨（八百三十三）總理遺墨（八百三十四）總理遺墨（八百三十五）總理遺墨（八百三十六）總理遺墨（八百三十七）總理遺墨（八百三十八）總理遺墨（八百三十九）總理遺墨（八百四十）總理遺墨（八百四十一）總理遺墨（八百四十二）總理遺墨（八百四十三）總理遺墨（八百四十四）總理遺墨（八百四十五）總理遺墨（八百四十六）總理遺墨（八百四十七）總理遺墨（八百四十八）總理遺墨（八百四十九）總理遺墨（八百五十）總理遺墨（八百五十一）總理遺墨（八百五十二）總理遺墨（八百五十三）總理遺墨（八百五十四）總理遺墨（八百五十五）總理遺墨（八百五十六）總理遺墨（八百五十七）總理遺墨（八百五十八）總理遺墨（八百五十九）總理遺墨（八百六十）總理遺墨（八百六十一）總理遺墨（八百六十二）總理遺墨（八百六十三）總理遺墨（八百六十四）總理遺墨（八百六十五）總理遺墨（八百六十六）總理遺墨（八百六十七）總理遺墨（八百六十八）總理遺墨（八百六十九）總理遺墨（八百七十）總理遺墨（八百七十一）總理遺墨（八百七十二）總理遺墨（八百七十三）總理遺墨（八百七十四）總理遺墨（八百七十五）總理遺墨（八百七十六）總理遺墨（八百七十七）總理遺墨（八百七十八）總理遺墨（八百七十九）總理遺墨（八百八十）總理遺墨（八百八十一）總理遺墨（八百八十二）總理遺墨（八百八十三）總理遺墨（八百八十四）總理遺墨（八百八十五）總理遺墨（八百八十六）總理遺墨（八百八十七）總理遺墨（八百八十八）總理遺墨（八百八十九）總理遺墨（八百九十）總理遺墨（八百九十一）總理遺墨（八百九十二）總理遺墨（八百九十三）總理遺墨（八百九十四）總理遺墨（八百九十五）總理遺墨（八百九十六）總理遺墨（八百九十七）總理遺墨（八百九十八）總理遺墨（八百九十九）總理遺墨（九百）總理遺墨（九百一）總理遺墨（九百二）總理遺墨（九百三）總理遺墨（九百四）總理遺墨（九百五）總理遺墨（九百六）總理遺墨（九百七）總理遺墨（九百八）總理遺墨（九百九）總理遺墨（九百十）總理遺墨（九百十一）總理遺墨（九百十二）總理遺墨（九百十三）總理遺墨（九百十四）總理遺墨（九百十五）總理遺墨（九百十六）總理遺墨（九百十七）總理遺墨（九百十八）總理遺墨（九百十九）總理遺墨（九百二十）總理遺墨（九百二十一）總理遺墨（九百二十二）總理遺墨（九百二十三）總理遺墨（九百二十四）總理遺墨（九百二十五）總理遺墨（九百二十六）總理遺墨（九百二十七）總理遺墨（九百二十八）總理遺墨（九百二十九）總理遺墨（九百三十）總理遺墨（九百三十一）總理遺墨（九百三十二）總理遺墨（九百三十三）總理遺墨（九百三十四）總理遺墨（九百三十五）總理遺墨（九百三十六）總理遺墨（九百三十七）總理遺墨（九百三十八）總理遺墨（九百三十九）總理遺墨（九百四十）總理遺墨（九百四十一）總理遺墨（九百四十二）總理遺墨（九百四十三）總理遺墨（九百四十四）總理遺墨（九百四十五）總理遺墨（九百四十六）總理遺墨（九百四十七）總理遺墨（九百四十八）總理遺墨（九百四十九）總理遺墨（九百五十）總理遺墨（九百五十一）總理遺墨（九百五十二）總理遺墨（九百五十三）總理遺墨（九百五十四）總理遺墨（九百五十五）總理遺墨（九百五十六）總理遺墨（九百五十七）總理遺墨（九百五十八）總理遺墨（九百五十九）總理遺墨（九百六十）總理遺墨（九百六十一）總理遺墨（九百六十二）總理遺墨（九百六十三）總理遺墨（九百六十四）總理遺墨（九百六十五）總理遺墨（九百六十六）總理遺墨（九百六十七）總理遺墨（九百六十八）總理遺墨（九百六十九）總理遺墨（九百七十）總理遺墨（九百七十一）總理遺墨（九百七十二）總理遺墨（九百七十三）總理遺墨（九百七十四）總理遺墨（九百七十五）總理遺墨（九百七十六）總理遺墨（九百七十七）總理遺墨（九百七十八）總理遺墨（九百七十九）總理遺墨（九百八十）總理遺墨（九百八十一）總理遺墨（九百八十二）總理遺墨（九百八十三）總理遺墨（九百八十四）總理遺墨（九百八十五）總理遺墨（九百八十六）總理遺墨（九百八十七）總理遺墨（九百八十八）總理遺墨（九百八十九）總理遺墨（九百九十）總理遺墨（九百九十一）總理遺墨（九百九十二）總理遺墨（九百九十三）總理遺墨（九百九十四）總理遺墨（九百九十五）總理遺墨（九百九十六）總理遺墨（九百九十七）總理遺墨（九百九十八）總理遺墨（九百九十九）總理遺墨（一千）總理遺墨（一千一）總理遺墨（一千二）總理遺墨（一千三）總理遺墨（一千四）總理遺墨（一千五）總理遺墨（一千六）總理遺墨（一千七）總理遺墨（一千八）總理遺墨（一千九）總理遺墨（二千）總理遺墨（二千一）總理遺墨（二千二）總理遺墨（二千三）總理遺墨（二千四）總理遺墨（二千五）總理遺墨（二千六）總理遺墨（二千七）總理遺墨（二千八）總理遺墨（二千九）總理遺墨（三千）總理遺墨（三千一）總理遺墨（三千二）總理遺墨（三千三）總理遺墨（三千四）總理遺墨（三千五）總理遺墨（三千六）總理遺墨（三千七）總理遺墨（三千八）總理遺墨（三千九）總理遺墨（四千）總理遺墨（四千一）總理遺墨（四千二）總理遺墨（四千三）總理遺墨（四千四）總理遺墨（四千五）總理遺墨（四千六）總理遺墨（四千七）總理遺墨（四千八）總理遺墨（四千九）總理遺墨（五千）總理遺墨（五千一）總理遺墨（五千二）總理遺墨（五千三）總理遺墨（五千四）總理遺墨（五千五）總理遺墨（五千六）總理遺墨（五千七）總理遺墨（五千八）總理遺墨（五千九）總理遺墨（六千）總理遺墨（六千一）總理遺墨（六千二）總理遺墨（六千三）總理遺墨（六千四）總理遺墨（六千五）總理遺墨（六千六）總理遺墨（六千七）總理遺墨（六千八）總理遺墨（六千九）總理遺墨（七千）總理遺墨（七千一）總理遺墨（七千二）總理遺墨（七千三）總理遺墨（七千四）總理遺墨（七千五）總理遺墨（七千六）總理遺墨（七千七）總理遺墨（七千八）總理遺墨（七千九）總理遺墨（八千）總理遺墨（八千一）總理遺墨（八千二）總理遺墨（八千三）總理遺墨（八千四）總理遺墨（八千五）總理遺墨（八千六）總理遺墨（八千七）總理遺墨（八千八）總理遺墨（八千九）總理遺墨（九千）總理遺墨（九千一）總理遺墨（九千二）總理遺墨（九千三）總理遺墨（九千四）總理遺墨（九千五）總理遺墨（九千六）總理遺墨（九千七）總理遺墨（九千八）總理遺墨（九千九）總理遺墨（一萬）總理遺墨（一萬一）總理遺墨（一萬二）總理遺墨（一萬三）總理遺墨（一萬四）總理遺墨（一萬五）總理遺墨（一萬六）總理遺墨（一萬七）總理遺墨（一萬八）總理遺墨（一萬九）總理遺墨（二萬）總理遺墨（二萬一）總理遺墨（二萬二）總理遺墨（二萬三）總理遺墨（二萬四）總理遺墨（二萬五）總理遺墨（二萬六）總理遺墨（二萬七）總理遺墨（二萬八）總理遺墨（二萬九）總理遺墨（三萬）總理遺墨（三萬一）總理遺墨（三萬二）總理遺墨（三萬三）總理遺墨（三萬四）總理遺墨（三萬五）總理遺墨（三萬六）總理遺墨（三萬七）總理遺墨（三萬八）總理遺墨（三萬九）總理遺墨（四萬）總理遺墨（四萬一）總理遺墨（四萬二）總理遺墨（四萬三）總理遺墨（四萬四）總理遺墨（四萬五）總理遺墨（四萬六）總理遺墨（四萬七）總理遺墨（四萬八）總理遺墨（四萬九）總理遺墨（五萬）總理遺墨（五萬一）總理遺墨（五萬二）總理遺墨（五萬三）總理遺墨（五萬四）總理遺墨（五萬五）總理遺墨（五萬六）總理遺墨（五萬七）總理遺墨（五萬八）總理遺墨（五萬九）總理遺墨（六萬）總理遺墨（六萬一）總理遺墨（六萬二）總理遺墨（六萬三）總理遺墨（六萬四）總理遺墨（六萬五）總理遺墨（六萬六）總理遺墨（六萬七）總理遺墨（六萬八）總理遺墨（六萬九）總理遺墨（七萬）總理遺墨（七萬一）總理遺墨（七萬二）總理遺墨（七萬三）總理遺墨（七萬四）總理遺墨（七萬五）總理遺墨（七萬六）總理遺墨（七萬七）總理遺墨（七萬八）總理遺墨（七萬九）總理遺墨（八萬）總理遺墨（八萬一）總理遺墨（八萬二）總理遺墨（八萬三）總理遺墨（八萬四）總理遺墨（八萬五）總理遺墨（八萬六）總理遺墨（八萬七）總理遺墨（八萬八）總理遺墨（八萬九）總理遺墨（九萬）總理遺墨（九萬一）總理遺墨（九萬二）總理遺墨（九萬三）總理遺墨（九萬四）總理遺墨（九萬五）總理遺墨（九萬六）總理遺墨（九萬七）總理遺墨（九萬八）總理遺墨（九萬九）總理遺墨（十萬）總理遺墨（十萬一）總理遺墨（十萬二）總理遺墨（十萬三）總理遺墨（十萬四）總理遺墨（十萬五）總理遺墨（十萬六）總理遺墨（十萬七）總

▲▲冬至節到了
正是九九消寒的時候請到鼓樓街福祿林茶
今夜
楊公井 大戲院 國民
萬王之王
中央廟 電影院 夫子
銀槍盜
姚家巷 南京戲院 大
御婦術
遺失
茲遺失第九外交部五二號證書一張特此聲明作廢
基地
茲有地基一塊坐落城北豐潤門內馬家街計一百三十方現

中央軍分六路入桂

除朱紹良陳濟棠何鍵及滇軍外……并遣兩支隊由欽州羅定進攻

內外要聞

（廣州二十三日電）中央軍入桂計劃、以第六路朱紹良部從廣宁出懷集、第八路陳濟棠部由肇慶梧州向撫大西江進攻、第四路何鍵部攻桂林平樂、滇軍從百邑攻南甯、並遣兩支隊分途入桂、一由欽州攻邕甯、一由羅定攻岑溪、聞各路已挺進、務期將敵殘部一鼓殲滅淨盡、（廣州二十三日電）第四路總指揮何鍵、派劉建緒師分兩路截擊張逆殘部、一由嘉禾藍山連縣，一由道州江華出富川賀縣、務將逆軍全數殲滅、（廣州二十三日電）中央軍入桂計劃、以第六路朱紹良部從廣宁出懷集、第八路陳濟棠部由肇慶梧州向撫大西江進攻、第四路何鍵部攻桂林平樂、滇軍從百邑攻南甯、並遣兩支隊分途入桂、一由欽州攻邕甯、一由羅定攻岑溪、聞各路已挺進、務期將敵殘部一鼓殲滅淨盡、（廣州二十三日電）第四路總指揮何鍵、派劉建緒師分兩路截擊張逆殘部、一由嘉禾藍山連縣，一由道州江華出富川賀縣、務將逆軍全數殲滅、（廣州二十三日電）中央軍入桂計劃、以第六路朱紹良部從廣宁出懷集、第八路陳濟棠部由肇慶梧州向撫大西江進攻、第四路何鍵部攻桂林平樂、滇軍從百邑攻南甯、並遣兩支隊分途入桂、一由欽州攻邕甯、一由羅定攻岑溪、聞各路已挺進、務期將敵殘部一鼓殲滅淨盡、（廣州二十三日電）第四路總指揮何鍵、派劉建緒師分兩路截擊張逆殘部、一由嘉禾藍山連縣，一由道州江華出富川賀縣、務將逆軍全數殲滅、

何鍵派劉建緒分兩路截擊張發奎

▲務期全數殲滅

（廣州二十三日電）第四路總指揮何鍵、派劉建緒師分兩路截擊張逆殘部、一由嘉禾藍山連縣，一由道州江華出富川賀縣、務將逆軍全數殲滅、

楊杰即調所部續攻潼關

▲俟攻佔許州後

（洛陽二十三日電）洛陽行營主任楊杰、近以唐逆所部劉興冀浩兩師、漸次瓦解、俟攻佔許州、即調所部西向、繼續進攻潼關、

許昌即可克復

▲逆部五千在鄭郊外繳械……襲浩劉興即將表示反唐

（北平二十三日電）王劉兩師抵鄭後，晉軍亦續到、退駐郊外之唐部約五千人，刻在繳械中、我前部已迫近許昌、對於該局反唐、以圖生存、唐確失踪、許昌即日可克復、（中央社）

馬福祥將率石來京請罪

▲陳調元在紀念週之報告

（濟南二十三日電）滬晨省府紀念週、陳調元報告馬福祥將赴蚌埠、乎漢路唐逆已被包圍、解決在即、

石部悔過津浦路立即可通車

▲馬鴻逵參謀長之時局談

（徐州二十三日電）滬（二十三日）據馬鴻逵參謀長雷廣聞談現在華北大局已定馬雲亭先生日內由青島來徐、李鳴鐘刻亦由漯起程、均銜中央使命來徐、與韓石把晤、解釋一切、石本係受唐挑撥、刻已悔悟、（滁州）蚌（埠）間、迄無戰事、相信馬李與韓石會晤後、即可解決、津浦交通當晚晉京、向中央報告此次赴歐參加國際法庭及運動撤銷領事裁判權之經過、

吳稚暉在平談此來與政治無關係

▲赴晉說不確

（北平二十三日電）吳稚暉滬（二十三日）午語記者、此來與政治無關係、外傳余將赴晉、不確、現擬住西山休養，

趙戴文暫不返京

▲因京方事務……暫不甚忙

（太原二十二日電）趙戴文得京電、謂監察院尚未成立、京方事務暫不甚忙可在并多住幾日、現趙決暫不返京、以便與閻商討逆事，（中央社）

任應岐還隴海路款

▲並撤消各種附加捐

（徐州二十三日電）路息、任應岐已退還收取隴海路款、並撤銷各種軍事附加捐、（中央社）

方本仁將留幷小住

▲與閻會商討唐辦法

（太原廿二日電）方本仁馬（廿一日）午抵幷、蒙光庭、商震、辜仁發及各要人、均蒞站歡迎、官方派憲兵軍樂隊各一隊警衛歡迎、方住山西大飯店、即晚赴總部謁閻、協商攻豫辦法、趙次隴養（廿一日）晨赴大飯店訪方、會談一切、據方談、本人將暫不返平、唐部已四面歌楚、中央軍開始總攻、石韓均擁護中央、參加討唐、唐部日內即可解決、閻對時局主張、決照通電做去、一切善後辦法、正在討論中云、（中央社）

戴傳賢李鳴鐘謁蔣

▲趙鉄橋亦謁蔣報告招商局整理情形

招商局總辦趙鉄橋、昨因公來京、今晨至金銮巷、晉謁國府主席蔣中正、關於該局整理方針、有所報告、又考試院長戴傳賢、國軍編遣委員會遣散部主任李鳴鐘、亦於十一時許謁蔣、有所陳述云、

魯省大批軍政官吏宣誓就職

▲陳調元代表中央監誓

（濟南二十三日電）建廳長陳鴛書工廳長陳名豫、省委兼二十六軍軍長范熙績、財政特派員楮鳳璋、運使陳深、滬（二十三日）早在省府同時宣誓、陳調元代表中央袁家普代表財政部監誓、（中央社）

王寵惠明晨可以抵滬

▲司法界要人均赴滬歡迎

司法院長王寵惠返國、已於日前乘白山丸抵香港、該院昨接王氏二十二日由香港來電、謂已由港起程、准明晨三時左右抵滬、該院秘書參事等、均於昨晚乘車赴滬迎候、又司法行政部長魏道明，次長朱履龢亦均於昨晚乘車赴滬歡迎云、

魯省府委電蔣謂中原未平請張撻伐

▲以奠黨國

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頃電蔣總司令謂、百粵雖平、中原未靖、伏願立簡師徒、大張撻伐、以奠黨國、茲錄原電如後、

（上略）狂寇梟張、四海鼎沸、賴總理在天之靈、上昭鈞座德威、毫剪兇殘、再奠黨國、聞報狂喜、非同恆情、積無數先烈之血光、開本黨革命之緯業、豈容羣盜妄弄兵戎、方今百粵雖平、中原未靖、伏賴鈞座立簡師徒、大張撻伐、懇萬衆來蘇之望、安三軍敵愾之心、懇切上陳、敬維垂察、魯滌平、王尹西、陳家棟、張斐然、蔣笈、路孝忱、黃伯忠叩巧印、

吳稚暉在平談此來與政治無關係

▲赴晉說不確

（北平二十三日電）吳稚暉滬（二十三日）午語記者、此來與政治無關係、外傳余將赴晉、不確、現擬住西山休養，

趙戴文暫不返京

▲因京方事務……暫不甚忙

（太原二十二日電）趙戴文得京電、謂監察院尚未成立、京方事務暫不甚忙可在幷多住幾日、現趙決暫不返京、以便與閻商討逆事，（中央社）

全球每年軍費須八萬九千萬金鎊

▲歐洲佔三分之一……美佔六分之一

全球每年軍費八萬九千萬金鎊，歐洲即占五萬二千四百萬金磅、倫敦經濟雜誌載有國際聯盟祕書廳經濟股前股員傑可白生氏所寫一文、題曰、世界之軍備費、述各國軍事費用、極爲細備、茲譯其中最重要之一部分如左、

歐洲各國中雖有數國依和約條件、減縮軍備、但目下全部每年用於軍備之費、計五二四兆（下同）金磅、合一三二三〇兆金法郎、比一九三四〇以至四五兆、歐洲各國、除德國外、現在用於軍備之費、以眞值計物價高振亦計算在內與戰前不相上下而較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三年間之平均額、則遠過之、如使此等國之一九二八年餘軍費減至與一九〇八年相等、須平均減去百分之二四而後可、至目下全世界之軍費、就各國預算所表現者觀之、每年約共八九〇兆、二三三九〇兆金法郎、其中歐洲佔百分之六十、美國占百分之二十、其他占百分之二十、惟歐洲由強迫軍役及軍用鐵路而發生之特別預算、反比美國爲高、若並此計算、世界軍費之確實分配、大抵歐洲占三分之二、美占六分之一、其他占六分之一、

麵點以及各令最時的酒菜各式時的食品均
上市無不調味適宜較前格外考究敬希光臨嘗試便
不誤　電話四五〇號

立法院今晨開會
通過海商法百十條

▲餘俟下午開會討論

立法院今日上午八時、開第六十八次會議、出席委員焦易堂、史尚寬、林彬、馬寅初、戴修駿、陶玄、馬超俊、邵元冲、孫鏡亞、樓桐孫、張志韓、王用賓、蔡瑄、劉盥訓、莊崧甫、盧仲琳、劉積學、羅鼎、曾傑、衞挺生、陳長蘅、劉克儁、王葆眞、朱和中、劉景新、鄭毓辰等二十六人、主席胡漢民、祕書長李文範、討論海商法草案案、議決通過一百十條、餘俟下午三時、繼續開會討論云、

京市新聞

京市小學演說比賽今日給獎

高中低三組…各取三名…高年組第一名曹崑崙…中年組第一劉天瑞…低年組第一繆德華

京市教局、於二十二日舉行京市私小學演說競進決賽會、茲聞評判結果、昨已公布、幷于今日發給獎品、茲將優勝人名及所得獎品錄後、計取高年組第一名曹峴崙、（昇平橋小學）第二名李長源、（北區實校）第三名鄭婉貞、（馬道街小學）中年組第一名劉天瑞、（大行宮小學）第二名保志珍、（盧妃巷小學）第三名王冠武、（漢西門小學）學校總分昇平橋小學八八四分、大行宮小學八八〇分、北區實校四三六分、督糧廳小學四三〇分、馬道街小學四二五分、盧妃巷小學四一九分、漢西門小學四一七分、學區總分第一、教育局贈錦標銀盾一座、中區實校得、學校總分第一、教育局贈總分第一、銀盾一座、顧局長贈優勝銀盾一座、劉市長贈獎旗一面、昇平橋小學得、高年組學校第一、教育局贈優勝旗一面、朱經農、陳劍脩趙迺傳三先生贈「吐屬不凡」銀盾一座、教聯會贈優勝銀盾一座、昇平橋小學得、中年組學校第一、教育局贈優勝獎旗一面、市黨部贈「語驚長老」銀盾一座、教聯會贈優勝銀盾一座、大行宮小學得、低年組學校第一、教育局贈優勝獎旗一面、南中實小贈「口若懸河」銀盾一座、教聯會贈優勝銀盾一座、大行宮小學得、高年組學校第二、土地局贈優勝銀盾一座、中華林學會昨在金陵大學開第二屆年會、出席會員百餘人、公推姚傳法、凌道揚、陳嶸、梁希等爲主席團、主席姚傳法致開會詞後、理事黃希圃報告會務、農鑛部代表劉運籌、工商部代表高秉坊、江蘇農鑛廳代表康瀚、依次演說、並由中山陵園代表傅煥光、中央大學代表林道揚、中央模範林區代表張遠峯、江蘇林務局長黃希周、金陵大學林剛、蘇教育林場長李寅恭、及津浦鐵路局代表等、相繼報告各該機關林務狀況、次討論會務、通過重要會議案如下、（一）募集基金案、（二）請政府設立中央林業大學案（三）請各省教育廳從速設立森林專門學校案、旋討論修改會案、爭執頗多、結果理事十一人改爲九人、當場決定原有理事應當留任、有姚傳法、凌道揚、陳雪塵、康瀚、邵均等五人、更選出新理事陳嶸、高秉坊、林剛、梁希等四人、茶點後攝影散會、

市衞生局
將舉行考查藥劑生

▲考查方式分理論實習……明年開始

市衞生局爲愼重調劑人材、保障患者起見、經限令各藥房藥劑生來局註冊、以資考查、幷由胡局長指定曹志功、趙覺初、於達準、朱洵士、黃井枝爲考查委員、前日開第一次委員會議、由曹志功主席、茲將記錄覓誌如下、一、報告事項、甲、報告本市各藥房藥劑生來局請求註冊人數、二、討論事項、甲、查部頒藥師暫行條例第二十二條之規定、凡不及格之藥劑生、須經該管官署考查、請決定考查方式案、議決分理論實習兩種題目、臨時再行由委員各人擬定、乙、預定考查日期案、議決、明年舉行、

市衞生局注意飲料衞生

▲取締水船及牛奶坊……核定規則即便實行

市衞生局對于飲料衞生、取締最嚴、前取締水灶混用井水、業見成效、惟因自來水未成立以前、全恃外河水爲救濟、而市民取運外河水、率多用船裝載、由秦淮河運入、但船夫無知、每每貪圖多載、以致沿途偶一傾側、污水即行浸入、以此供作飲料、殊於公衆衞生有礙、該局日前已訂取締暫行辦法、隨時查察、茲經復加審核、重擬取締規則、俾資遵守、又以牛奶坊一業、對於公衆衞生、亦最有關係、因牛隻之有無疾病、（如染結核）以及取製之手續是否消毒合宜、裝容之器皿是否清潔等事、無不在在有關衞生、加之我國之營業者、又大都缺乏科學知識、種種設施、必難合法、該局有鑒於此、亦擬嚴加取締、以上兩項、俱由該局訂定規則、一俟呈准市府即便實行云、

女婢未嫁生子孩

▲主人大爲憤怒……鄰人認爲晦氣

大石壩街一百五十三號住戶譚某、湘人、年近五十左右無後嗣、曾長某縣、買蓄婢女一名、名來喜、二十三歲、數月前、腹忽隱脹、形如扁鼓、其主婦疑其腹中有病、爲其延請善士畫符消災、迄無效驗、乃最近一月、腹益形膨脹、大腹便便、人始知其身懷六甲、主婦猶疑其與夫或外人有染、屢加攷詢、來喜始終不肯承認、而其夫亦怒不可遏、堅不承諾、迨今晨十時許、該女婢腹中大痛、頓時產得一女、時觀者如堵、俱認爲笑話、同居鄰人、以此事晦氣非常、經向譚家交涉掛紅了事、此女孩產出後、由金陵閘內余某領去育養、現聞譚某決將此女婢出賣云、

京民校教師第四次研究會

▲決定本屆民校明年一月結束

教師研究會、前日在教局舉行第四次研究會、到三十餘人代表四十餘人、下午三時開會、關於最近天氣寒冷、學生易於缺席、及本屆民校結束時期畢業測驗等問題、均有精詳之討論、議決學生易於缺席一事、由局訂定辦法、獎勵不缺席者、以資鼓勵、至本屆民校結束時間、議決定爲十九年一月十六日、不再變更云、

郵局與私立教會學校
今年耶誕日不放假

▲祇有金陵大學放假一星期

十二月二十五日爲西節耶蘇誕日、在昔每年此日、郵局因爲外人把持、亦依歐洲習俗、放假一日、今年交通部以郵局爲我國家機關、對耶蘇誕日、並無何種關係、特有通令不准放假、又各地教會學校、向例均須放假四五日、惟各校現多已向政府立案、在法律上已與普通私立學校無異、故南京學聯會曾有呈請教部令各學校不得於是日放假之舉、但首都金陵大學、仍照例於昨日放假、下星期一始行上課、惟未立案之金陵女子大學、反僅放假一日云、

中華林學會
昨日開第二屆年會

▲選出新理事四人

電影 二中 廟 華院 暫停
新世界戲院 大街口 單鞭情俠
電影 三集 大馬府街同院 特別快車
聲明 此啓 作廢 潘啓鍾 外埠特約 明泉
出售 合式者請至本京門西荷花塘二十三號劉宅接洽可也

北平 清祕閣書畫紙店 南京分店
本閣由北平採運來時貿名人書畫宋板詩箋及套板彩花詩箋畫屏楹聯
紙綢輓聯宣紙髮箋舊宣褙墨銅石圖章極舊八寶印泥水筆白銅墨盒詩韻
手摺文具等類一應俱全定價從廉各
賜顧無任歡迎 本閣主人謹啓
（地址南京花牌樓松濤巷一電話）城內六〇一號 北平琉璃廠分此

首都 花市大街 春和衣莊
冬令已交寒風凜冽人們以血肉之
身與冰雪相戰惟一利器乃國
產之皮裘小
號典當印出細毛二
大賤賣禮拜
羊皮男女衣服呢絨大衣各貨
齊備眞誠蒲利以便社會各界
君子女士惠然光顧無任歡迎

夫子廟貢院西街
■坐位潔淨雅靡■技師手術精良
■設備一應俱全■南京首屈一指
人人理髮店
電話一六三六

溫泉旅館
首都奇望街
電話城內一一〇七
鍾南別墅
本館房屋新造庭園幽雅係以別墅改爲旅館者內容之佳不言可喻大小房間均備價由數角至五元八折男女浴室隨時開放供客入浴無不稱便地點在繁華中心交通更加便利臨時休憩心曠神怡如欲長住包月與自己家庭無異價尺尤爲克己軍政商學各界諸君聯袂惠臨所歡迎

出版界之霸王！
中外評論
第十四期（即獨立發行第十四期）

收回滬公廨與撤廢領事裁判權問題
收回上海會審公廨之主張（社評）
本社對於收回上海會審公廨之適用法律問題……王宗旦
收回滬廢中之適用法律問題……劉師舜
收回法權中之選用外國法官問題……王宗旦
洋涇濱設官會案章程（附錄）
再論文明國有立即撤廢領事裁判權之義務……周緯
中國要求撤廢領事裁判權之經過及不能不撤廢之理由……胡文柄
撤廢領事裁判權還須中國自己努力……駱施鵬
（一定價）每期五分半年八角全年一元五角各埠各大書局及商務印書館另售長期訂閱請向本社接洽
南京大石橋中外評論社啓

邵元沖 建國 慶祝 總理 誕辰

▲宗旨 （一）闡揚三民主義的理論與實際（二）整理本黨光榮之革命歷史（三）討論實際建設問題（四）整理本國學術介紹世界學術思潮

▲內容及成績 一、（內容）分（一）學術（十）書報春秋（十一）文藝二、（成績）建國週刊之內容有雙十特刊對日問題專號訓政特刊肇和戰役紀念號等（五）特載（六革命史實（七）先烈遺著（八）革命文藝（九）學建國月刊之內容有陳少白先生之與中會會革命史略胡漢民先生之朱執信別紀鄧慕韓先生之孫總理自述拾遺邵元冲先生之總理學說記中華革命黨略史總理講演法實錄以及黨務貴陽仲愷宋教信諸先烈之遺著遺墨元勳章中華革命黨委任狀總理倫敦被難記原本封面等亦皆名貴品

▲過去之歷史 （一）創辦時期 民國十七年四月（二）本刊已出版號數—建設週刊四十期建 月刊已出至第二卷第二期

▲第二卷第一期要目 因本月十二日爲 總理誕辰與故本刊於（兩期方面出刊）

秦淮月

冷話
（時樂天）

知覺告訴我說，天冷了！大人先生們早已穿上大衣了；像我這種窮小子，作夢也沒有大衣穿！但是爲的生活關係，天天仍不免要在正迎北風窗下，作那埋頭工作，無分鐘不伸直頸子，讓那無情北風攻擊；所以得到冷的經驗最多，雖不能稱博士碩士，已可算大學畢業了；今天冷得格外利害，我想天下與我同聲叫苦的一定甚多，是以將我所得冷的經驗，寫出一二：

冷固然是狠冷，是人怕出來的；你怕冷他就冷，你越怕他越冷，反過來說，你不要怕，他就不冷了！

你一閑就冷，最好冷的時候，找一點工作去幹，如眞正沒有工作，不妨跳跳跑跑，人家如其說你有神經病？你就告訴他，這是禦寒新學。一八，一二，一七，作於去冷寶。

生活的跡痕
（續）（火山）

一進他們的寢室，我又看見我的老鄉伯恂一聲不響地伏在桌上用功，我頓時愧襲心頭，默想他也未免用功太過了！像這樣難得的星期日都不及時休息一下，那我眞該回去『數麻石片了！』天天只知道喫飯——拉屎——睡覺！

當然，他們是我的老鄉，而且又是所謂的好友，一頓中飯，不消說是用措油主義了！

下午他們又要我同去世界影戲院看電影，說是開映『黑奴魂』是一部含有歷史性的劇本，大名播乎四海，爲人者，不可不看。我聽了很爲侗促不過，甚至要借故逃跑，爲的是身邊一文不名，沒伴他們進戲院的資格！好得他們都是學過心理學的，很能窺悉人們的衷曲，答應代我墊出。

果然，名不虛傳！『黑奴魂』的確是一部有名的劇本！處處都能引起看客們莫大的同情心，例如我就是一個，——到那小哈雷被人誘去賣了的一幕，我幾乎替意麗賽大聲地哭了出來；到那南軍勝利歸來，解放黑奴的一幕，我又幾乎爲黑奴歡極涕下！

靠我身邊坐下的，有兩枚徐娘半老的蜜士，當我初坐定之後，她倆就頻頻送以秋波，我却不願接受，自念『天下多美婦人，』妳也值得我一盼嗎？所以在戲將完的時候，我就決然地退了出來。大約她倆總很失望的！

途中因爲抱了惜金主義，故爾步行歸來，雖是前途爛汚都不顧，這未始不是我一種毅方——精神，不幸將要到校，逗被市虎侮辱了一回，這又是我的倒霉！所以當牠迅速逃跑的時候，我還追上去大聲疾呼一句『媽的』若被上帝聽見，又要罪過！

晚上正要發奮讀書，忽然老張又來約我去赴他們的茶話會，意思是他們明天就要『汽笛一聲歸去也！』在這勞燕分飛之際，心中不無卷卷，所以特設此會，以紀留別，同時幷要我仿古送他一句『臨別贈言，』我因情不可却，乃在某本雜記上引了一句『管盡了酸甜苦辣的滋味，才是青年人的豪志！』送他，因爲這句很能適應他的環境。

閑冷

怕冷

閑冷

怎樣豢狗
第七章 狗的分類
（時樂天）

已、提埃海特 deer houd 毛上有黃褐色，藍色斑點。喜運動。

庚、伊爾克海特 Elk hound 其形似麋。

辛、福克司海特 Fox hound 善獵狐。

爲的生活關係，天天仍不免要在正迎北風窗下，作那埋頭工作，無分鐘不伸直頸子，讓那無情北風攻擊；所以得到冷的經驗最多，雖不能稱博士碩士，已可算大學畢業了；今天冷得格外利害，我想天下與我同聲叫苦的一定甚多，是以將我所得冷的經驗，寫出一二：

冷固然是狠冷，是人怕出來的；你怕冷他就冷，你越怕他越冷，反過來說，你不要怕，他就不冷了！

你一閑就冷，最好冷的時候，找一點工作去幹，如眞正沒有工作，不妨跳跳跑跑，人家如其說你有神經病？你就告訴他，這是禦寒新學。一八，一二，一七，作於去冷寶。

生活的跡痕
（續）（火山）

一進他們的寢室，我又看見我的老鄉伯恂一聲不響地伏在桌上用功，我頓時愧襲心頭，默想他也未免用功太過了！像這樣難得的星期日都不及時休息一下，那我眞該回去『數麻石片了！』天天只知道喫飯——拉屎——睡覺！

當然，他們是我的老鄉，而且又是所謂的好友，一頓中飯，不消說是用措油主義了！

下午他們又要我同去世界影戲院看電影，說是開映『黑奴魂』是一部含有歷史性的劇本，大名播乎四海，爲人者，不可不看。我聽了很爲侗促不過，甚至要借故逃跑，爲的是身邊一文不名，沒伴他們進戲院的資格！好得他們都是學過心理學的，很能窺悉人們的衷曲，答應代我墊出。

果然，名不虛傳！『黑奴魂』的確是一部有名的劇本！處處都能引起看客們莫大的同情心，例如我就是一個，——到那小哈雷被人誘去賣了的一幕，我幾乎替意麗賽大聲地哭了出來；到那南軍勝利歸來，解放黑奴的一幕，我又幾乎爲黑奴歡極涕下！

靠我身邊坐下的，有兩枚徐娘半老的蜜士，當我初坐定之後，她倆就頻頻送以秋波，我却不願接受，自念『天下多美婦人，』妳也值得我一盼嗎？所以在戲將完的時候，我就決然地退了出來。大約她倆總很失望的！

途中因爲抱了惜金主義，故爾步行歸來，雖是前途爛汚都不顧，這未始不是我一種毅方——精神，不幸將要到校，逗被市虎侮辱了一回，這又是我的倒霉！所以當牠迅速逃跑的時候，我還追上去大聲疾呼一句『媽的』若被上帝聽見，又要罪過！

晚上正要發奮讀書，忽然老張又來約我去赴他們的茶話會，意思是他們明天就要『汽笛一聲歸去也！』在這勞燕分飛之際，心中不無卷卷，所以特設此會，以紀留別，同時幷要我仿古送他一句『臨別贈言，』我因情不可却，乃在某本雜記上引了一句『管盡了酸甜苦辣的滋味，才是青年人的豪志！』送他，因爲這句很能適應他的環境。

壬、獵狐梗 Fox terrier 其形似獵狐。

癸、海里埃 Harrier 獵兔之小獵犬。

子、丸爾夫海特 irish walfhomnb 哀爾蘭之狼犬。（譯者曾聞日友談及，狼狗乃狼與狗之混合種，用人工配合之，德國人喜畜之。）

丑、啞脫海特 Ottev_hound 其形似狸。

寅、帕因探 Pointev 能嗅知禽獸所在，而以鼻指示獵人之獵狗。

新京野史 白門秋柳記
（一）（悠然）

第一回 雨雨風風災官入城市 清清冷冷棄婦宿山莊

一九二七年的夏天，許多求名求利的人，都來到南京。那時政府剛成立不久，十分需要人材。從前北京政府的官僚，也都來了，他們自己覺得政府好像一座大商店，新店定須盤老店的底貨，便是底貨。

一九二七前兩年光景，北京政府一個國務總理辭職，是因爲各部欠薪太多，財政支絀，無法維持。他辭呈中說道：『員司嗷嗷待哺，盡屬災官。』那時災官確是不少，高乾他便是那千百人中之一。高乾當初在歐美學的土木工程，回國後在交通部當僉事，薪水一月也拿好幾百，誰知年頭不好，一欠再欠，在北京混不成，北京政府還不曾倒的時候，他就辭職歸田，回到蘇州。

高乾回到蘇州閑，住了剛好一年，健全的新政府已在南京成立了。他天天看報紙，瞧見了政府任命人員的明令，有許許多多是從前舊友。反正蘇州離南京很近，不過五小時的火車，他便決心到南京去碰碰機會。在美國留學時，他認識一個朋友名叫章鼐，此人在南京老虎橋居住，聽說後來發了財，蓋了一所高大洋房，號稱柳谷山莊。高乾一想，到南京去，沒有適當的寓處，何妨寫封信去和章鼐商量商量，借他一兩間屋住住。而且章鼐爲人，向喜賓客，或不至於拒絕。果然，信去了第三天，章鼐就有回信來表示歡迎。這裏高乾便打點行裝，前往南京。

（未完）